

南明忠烈傳

蘇雪林撰述

南 明 忠 烈 傳

蘇 雪 林 撰 述

三
三
三
三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五 月

南 明 忠 烈 傳

每冊實價國幣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月初版

撰述者 蘇 雪 林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
四十七號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分支社：全國各縣市
各南洋等地

自序

一個民族要想永遠立足於大地，除了種種物質條件以外，還有種種精神條件。精神條件最重要者為民族自衛意志，而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之消長，又足徵自衛意志之弱與強。

百餘年以來，中國以落伍的農業社會，與西洋新興的工業主義國家相交綏，動輒挫敗，於是由輕外轉為媚外，由自尊變為自卑，覺得人家都好，自己一切都要不得。再者，那些蓄意滅亡我們的野心國家，於數十年前，即極力掘發中國各種劣點，加以渲染與放大，向其本國及世界拚命宣傳，使全世界的人都覺得中國這民族已失去了獨立生存的資格，只配做別人的奴隸牛馬。而我國二三文妖，也有意或無意地替他們作傳聲筒，假借自我批判的美名，行其毀謗本國之實，甚至有人刻出驚心動魄的歷史輪迴之說，證明中國民族之劣敗由於先天，叫我們望絕心灰，不再想去奮鬥。十餘年來受此謬誤觀念支配者，竟不知有多少人，但看一提本國好處，便羣馬阿○主義相嘲笑，便可明白。今日才知道我們原來是中丁敵人「攻心」之計，言之殊屬可嘆。又其次，則現代一些不學無術的人，沒有讀過中國史書，沒有研究過中國學術，也沒有認識中華民族這位老英雄五千年可歌可泣奮鬥史的偉大與光榮，只一味撫拾別人的皮毛，以毫無根據的「封建」兩字，輕輕抹煞中國固有的一切，使青年們憎惡自己的祖先，渺視過去的史實，輕蔑傳統的文化，不管氣候土壤適宜與否，只想把人家的果樹，移植於自己田地裏，而自己園地原有的，則斫伐摧燒，絲毫不知愛惜，這種態度，當然也是不對的。

中華民族果然是劣敗的麼？中國文化果然是毫無價值的麼？我的答案是極斬截極清楚的一個否字。地球上那

RWT316/02

些古老國家，如埃及、巴比倫、祕魯、古希臘、古羅馬等舊日固亦曾眩耀一時，今則光沈地絕，斷滅殆盡，惟我中華，獨巍然立於東亞，雖屢受異族侵凌，而歷史系統未嘗有一日之中斷。所以如此，當由於文化上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從中間維繫着，灌注着。數千年來，聖賢豪傑，君子學人，人格和心血搏結的精華，自穿於歷史體系之中，賦我民族以生存與行動之活力，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只有收受中國文化，把握中國文化的人，才能發揮他的人格上無尚的光輝，才能表現事業上驚人的成績，才能留給歷史以有聲有色的的一頁，才能昭示後人以可歌可敬的典型。要做到這樣人非熟讀中國史書不可，非精究過中國學術不可，他們就是過去所謂士大夫，也即是讀書人或文人。我讀中國歷史，發現了一條公例，自北宋與異族周旋以來，仗義死節者多為文人，要錢而又怕死者多為武人，至明而此例愈為顯著。像那認賊作父的孔有德，引狼入室的吳三桂，以三十餘萬軍隊不戰而降的左夢庚，以淮泗四鎮之一，爵至公侯，一見清軍即降的劉澤清，以十餘萬大軍扼守錢塘江，一戰而潰，潰而即降的方國安，據八閩為私人地盤，不肯進取，逼死唐王，終則率部降清的鄭芝龍；駐防湘鄂川諸省，擾民有餘，殺敵不足，形同土匪的郝搖旗黃先璧等之十三鎮，帝制自為，失敗便降異族，且不惜招引仇人覆滅自己宗社的孫可望，無一而非武人。即投降而復反正的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雖尚能一死晚蓋，但他們起先為異族先驅，屠戮無數同胞，摧殘國家元氣，究竟免不了沒有頭腦之譏。與他們相友的，則如史可法，左懋第，吳易，夏完淳，金聲，錢肅樂，張肯堂，劉中藻，王翊，張煌言，何騰蛟，堵允錫，瞿式耜等，揮魯陽之頑戈，捧虞淵之落日，捐軀碎首，百折不回，碧血斑斑，丹心耿耿；學者如劉宗周，黃道周，或則首陽一餓，日月爭光，或則南國成仁，河山比重，又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竄跡蠻峒，薇蕨自甘，終身不立於異族之朝廷，問他們的出身，那個不是進

士或舉人。至少也是讀過詩書的人，即如王統者，周卜年，張樵，婁文煥，那幾個秀才，雖然只知消極自殺，不足為訓，而如麻三衡，杜懋侯，魏耕那些秀才又何嘗不會起過義兵，參過密盟會社呢。而吳明倫輩，誓改廟號，衆起事，或焚筆硯，棄衣巾，捐諸生籍者，當時亦動輒數十人至數百人，直可以贊嘆一聲，真奇數蓋哉。若請教他們何以有這樣如火的熱忱，這樣磅礴的正義感，曰維會讀書故，維會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與歷代偉人志士的感召故，這裏不妨再舉一例：像那少年英雄鄭成功，幼時曾進過私塾，是以他能詣亂而身發儒服，立時而挺身從事復國運動的決心。李定國雖目不識書，但他從演義裏接受了諸葛孔明和岳飛，是以他雖與孫可望同流寇匪身，獨能成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中國歷史文化力量之偉如此，不是很足驚人的麼？

文人。次而學者，中國書生，可惜自漢以後，文武分途，武人固然除了飲食男女，聲色貨利之外，殆不知其他，而女人也成了手無縛雞之力的廢物，而明季士大夫更是問錢糧不知，問兵革不知，（明史）當事者輒數萬兵，即講談史，大吏見數計亂民，卽倉皇矣。（全祖望吳鍾璽事略）而揭重熙亦自憐道：耿耿者數載孤枕，始終不爲一噓，以報君沒之志，大才疏者，可以鑒矣。（臨死絕筆）這話說得何等沈痛。正因人太無用了，所以張國維等起事浙東，卽以自己不知兵，而委兵柄於方王二帥，而卒致於敗。因反抗難變分而起義的江南各郡縣，其主其事者非進士即秀才，而大率數員，或計餘卽瓦解，惟江陰得閩典史之指揮調度，始得堅守八十三日，此外則錢肅樂以登於鄞形而嘔血，且何謙，許允錫，卽以牽掣於悍將而失敗，雖他們籌兵辦餉，撫輯遺黎，保障地方，吏才都不能算壞，但因為缺乏將才，便弄成這樣不幸的下場。至東南的王翊，張煌言，鄭成功，及西南的李定國，功業較爲彪炳，則因爲王翊少時卽好談兵，統帶姚江義勇軍時，又獲得很多治兵的經驗；煌言擅長弓矢，能在大洋中親自掌舵，衝風破浪而來，去自如；成功將門之

後，自幼熟習於海上軍事；定國百戰之餘，作戰經驗最爲豐富之故。這可見我們若能將古代文武合一的教育恢復過來，和更加鼓吹手腦並用的主義，中國民族卽不說起無敵於天下，捍衛宗邦，抵抗外侮，是綽綽有餘的。現代中國軍人多受相當教育，明於愛國保種大義，特別是受過三民主義訓育過的軍隊，更能表現其勇敢犧牲的精神。抗戰以來，前線數百萬將士，赴湯蹈火，視死如歸，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舉動，不一而足，而四年以來，只有斷頭將軍，沒有降將軍，也打破了中國以往歷史記錄，震驚世界人士的聽聞。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以中國固有道樞灌輸軍人腦海之中；總裁蔣先生鼓吹禮義廉恥，發揚成功成仁之訓，並以己身崇高偉夫人格，躬親領導的結果，非偶然也。惟今之所謂文人者，反有賣國求榮，自居於劉豫洪承疇之例，也有甘心做別人的第五縱隊，爲了擁護一黨一派之利益，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雖說別具肺肝，而其與昧於中國歷史教訓，與中國文化脫了連繫，却無所用其諱言。我希望青年們讀了拙著這部書，毅然走到那些文武合一的教育機關裏去，將自己造成王翳、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而不要學本書所述那些殺身無補的無用文人。尤所望者，中國提倡民族文學，亦已歷有年所，而可觀的成績，則頗不多見。這一則是爲了惡勢力壓迫過甚，我們不能忘記，抗戰前，民族二字如何成了文壇莫大的忌諱，而阿狗文學論又罵得如何利害——二則是爲了缺乏可以採取的題材。本書所介紹的幾百個抗清復明的志士仁人，大半可作詩歌、小說、戲劇的資料，筆者願意將此書公開於海內著作家之前，替新文學開一條新路。至於筆者自己，則將利用這書故事，淪發自己創作的泉源，是更不待言的。

附帶告白一下，數年前，我就想寫著一部中國民族英雄傳，自春秋戰國至於近代，凡抗拒異族，捍衛國家民族之獨立自由者，或擴張民族勢力，增進國家榮譽者，或高蹈遠引，肥遯終身，不與異族政府合作者，或著書立

說，鼓吹民族大義者，均在介紹之例。除正史之外，尙應遍考歷代私家史乘，名人專集，郡志縣志，碑文墓銘，檔案公牘等等，預定字數約一百萬字上下。這個計劃是太大了，決非數年內所能殺青；況抗戰期內，參考材料之徵求，難如登天，若等材料搜羅完備而後動手，則竟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之感。所以我又改變宗旨，以史料湊手爲主，分編敘述，時代先後不論，書名如何也不論，現在這部書，便是我著作大計劃之中，得以實現的小計劃之一。

本書原來取黃黎洲先生『忠臣志士之志願，與海水同其淺深』一語，題爲滄海同深錄，本書承印者爲求其比較顯豁起見，改爲南明忠烈傳，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妥，就由他了。

凡例

一、按清代勅撰明史，附弘光、隆武、永歷三帝於莊烈帝本紀之後，不別爲之立紀，豈惟不以正統予之，且不認其爲偏安之主，故歷來私家史乘惟查繼佐罪惟錄立有安宗一紀，餘則皆稱爲某藩某主。然戴名世已言：「三帝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之春秋之義，宜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前人亦欲仿南宋德祐景炎之例，稱以年號，皆於情理甚合。本書仍稱唐桂諸王者，蓋沿襲諸野史習慣，將來尙須酌改。」

二、自弘光以後，凡有隆武、永歷、及魯王大統歷數，而魯王之歷，與唐桂之歷並行，若敘事一一照用，則易致紛紜，爲便利計，只有暫時直用清朝，並各注公元於下，以資查勘。其在一二頁以內者則不注。

三、明季野史目錄多至千家，其書存者亦有數百家，本書所用參考材料，至多不過五六十種，儉陋如此，殊不足以言著作，但抗戰期內，書籍徵求不易，實亦無法博覽。將來自必廣搜諸籍，以圖補苴修正。

四、本書每一人傳記，參考材料，少則一二種，多則十餘種，自信無一字無來歷。惟明季野史至晚清始大出，故其說誤龐雜，尙無人爲之考定；卽以全謝山先生之博雅，撰述尙時欠精確，其他又何足論。本書注重故事之介紹，並不負最後考定之義務，若有舛謬，亦係沿誤而然，尙希讀者勿過苛求是幸。

五、本書雖無考證義務，但於前人之說，亦每就力之所及，隨手爲之訂正。如張名振與張煌言，阮進與阮駿，諸書或互謬；死節贛州者爲在籍河南同知盧觀象，而或以之與舉兵太湖盧象昇之弟象觀相混。至陳邦傳之謂爲陳邦傳，張先壁之訛爲張光壁，今之談晚明史者相沿而不改者多矣。今悉根據較爲正確史料，爲之考

定。

六、關於各人某年登第，某年轉某官，前史所重。本書於轉官則就其與書中史事有關者書之，科第則但書某朝進士，某朝舉人，而略其年代，以免呆板之履歷，奪生動敘述之篇幅。其各人在南明以前之文章事業，亦往往僅述大概。

七、清代印行之明季野乘及專集，涉及忌諱者每被刊削，如同治間湘鄉曾氏所刊船山遺書，及他人所刊夏節愍公集，乾坤正氣集，卽多空格。本書遇此，其可以避免者卽不引，萬不得已，則揣測文意，酌加一二字，以求貫通。如下編朱旻如傳之「狗奴」李興璋傳之「滿虜」傳作霖傳之「胡虜」字樣，便是其例，卽與原文不合，當亦無傷大雅。

八、諸人若有與故事有關之詩文，皆擇要錄入，以增言興趣。惟當時輾轉傳鈔，本多同異。若張煌言絕命詩，致朗廷佐書；桂王致吳三桂書，各本字句，每不一，本書則擇其文理最優者引之。又如張肯堂絕命詩，全謝山碑記且與肯堂孫茂滋餘生錄不同。然餘生錄究屬直接史料，故本書此詩甯捨全氏而取諸其孫。其他類推。

九、全書本擬盡用語體，但遇有書中人發言之處，改易口吻，恐致失真，故悉仍其舊。敘述時亦多沿用文言，是以全書文體，頗嫌雜糅。顧諸人精忠大節，自足炳耀千秋。固不藉區區文字以傳，况本書所用文言，極爲顯豁，卽略解文義之中小學生亦無不能閱讀之苦，故亦懶於改譯。

十、清初文禁雖嚴，而遺民史家，於當時抗清復明忠臣義士，表彰不遺餘力。如本書引言中所述屈大均；徐秉義

等所介紹之人數，往往累百盈千。其他如查繼佐東山國語，邵廷采東南、西南紀事，所述亦衆。惟大都以活動之地域爲綱，其或以官階、身份、性別、事跡，爲類相從者，則更自卽無議矣。本書力矯此弊，以時代爲主，而以各人事跡編織其中。且於當時軍事原委，政局波瀾，山寨義兵，密盟會社，亦皆提綱敘述。既因人以見事，亦因事以見人。分而觀之，則爲無數之列傳，合而觀之，則爲整然之一史，故本書卽作晚明復國運動史讀，亦無不可。

南明忠烈傳總目

自序

讀此書與合齋故末

凡例

與數言之事也及其避時

上編

第一章

林王衣驚入賊與其未盡

第二章

言 趙王受脅殺何望與此諸語

第三章

揚州的失守與南京的陷落

第四章

左懋第及袁繼咸等之死

第五章

杭州迎降與劉宗周等之死

第六章

獨戾抗難髮冷而倡義的江南各郡縣

第七章

魯王監國浙江興起兵

第八章

唐任建號閩中及其殉國

第九章

廣信建昌撫州與贛州的兵事

第十章

浙浙密盟起義的團體

舟山始末

浙東皖鄂各地的遊擊軍和義民

南明忠烈傳 目錄 田 焚

一〇四
八五
七七
六七
五五
四〇
二九
一六
四
六四
八二
二

下編

第十章 撤東勢得谷此的逆擊軍味義另 一〇四

第十一章 桂王即位與廣東兵變 八五

第十二章 武岡播遷與湖南兵役 九

第十三章 金聲桓李成棟反正與失敗 五七

第十四章 肇慶朝政之概況 四

第十五章 何堵之死與湖南的淪陷 三二

第十六章 瞿張之死與廣西的淪陷 四二

第十七章 桂王受脅孫可望與抗節諸臣 五〇

第十八章 桂王奔滇入緬與其末路 六四

第十九章 張煌言之事功及其被執 八二

第二十章 鄭成功與台灣始末 九二

南明忠烈傳 目錄

南明忠烈傳上編

一名「滄海同深錄」

引言

自從十二世紀末葉，中國爲蒙古所征服，在異族鐵鞭下過了八九十年，其精神與物質上所受的痛苦，又非遼金半壁統治之可比。好容易漢族裏出了一個偉人叫做朱元璋，乘元室之衰頹，起義滁州，以推翻異族統治爲號召，血戰了十來年，才把蒙古皇朝推翻了，把蒙古人都趕出中國，同時削平了各地割據的羣雄，重新建立了漢族統治階級，他自己也就成了明朝開國的帝王——太祖高皇帝。

明朝傳國十六葉，統治階段共經過二百七十餘年。雖然蒙古後裔之逃在漠北者，自久死灰復燃，屢爲東北邊患，但明朝總算尙能與之周旋。其後滿洲崛起遼東，成爲明的勁敵，屢次大舉入寇，前後數十年，把明朝攪得民窮財盡，元氣大傷，引起了流寇之亂。到了末一代的崇禎帝，一面對付滿清，一面對付流寇，當然會弄得兼顧爲難，眼看大局一天一天敗壞下去。後北京城爲李自成所陷，帝自縊煤山，吳三桂請兵關外，本來說是借滿洲力量驅逐李自成的，誰知竟弄得一個引狼入室的結果，趕走流寇之後，他們竟佔據北京，稱起中國皇帝來了。明朝臣民在南京擁立福王，改元宏光，未及一年，清兵即大舉南下，南京陷，宏光被虜。明遺臣又擁立魯王以海於紹興，稱爲監國；同時唐王聿鍵即位於福州，據有福建及西南各省。惜浙閩不能和衷共濟，替清人造成進攻機會。浙東淪陷，魯王逃赴廈門，福建繼破，唐王殉國。瞿式耜等復擁立桂王由榔於肇慶，又有人擁立唐王之弟聿錫稱帝。

於廣州。他們也都互不相下，常有自相水火之事。但聿鏗之立，不過月餘而亡，桂王則輾轉兩粵，至於湘西，後又至貴州，入雲南，旋盛旋衰，忽進忽退，倒支持了十來年的光景。最後疆土全失，遠遠逃入緬甸，被吳三桂取來弒却，明祀始告斷絕。但東南方面鄭成功佔據台灣，仍奉明朝正朔，想借此彈丸黑子之地，作爲根據而徐圖恢復故國之機。惜鄭成功早死，事業未能如其所期而進展，到他孫子手裏，台灣復爲清所攻陷，明朝一線恢復之機，又完全失去了。

自從清順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清始祖福臨入關稱帝起，到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明永曆帝被弒雲南止，明朝的忠臣義士，馳驅於山林叢莽之間，崎嶇於嶺嶠海外之際，艱苦抗戰者幾及二十年。其間或斷頭流血，前仆後繼；或漆身塗炭，委曲圖存；或志決身殲，齎恨入地；或遯跡方外，不甘爲異族之臣民；或隱居著書，保存中國文化於衰微，維持民族大義於一脈，其人數之衆，竟可以說不可勝數。據番禺屈大均所撰皇明四朝成仁錄十卷，記崇禎、弘光、隆武、永歷四朝死事之人，每一朝皆有二三十傳，每一傳包括人物數人至數十人，至少亦在千人以上。崑山徐秉義所撰明末忠烈紀實二十卷，內分殉豫、殉秦、殉楚、殉晉、殉江北、殉齊魯、殉黔滇、殉豫章、殉畿輔、殉君、殉福、殉唐、殉魯、殉桂、効死、違制、（不肯薙髮而被殺者）殉國烈女等等，雖未明言人數多寡，但據目錄觀之，也着實驚人。又據吳江戴笠殉國彙編三十卷，自開部大臣至布衣諸生；自京都以至滇黔閩粵，無慮千餘人。而江陰陳鼎的忠烈傳六十卷，所記死事的忠臣義士凡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這兩部書雖也僅屬目錄，可是也給了我們一個概念，叫我們明白那時殉國家殉民族的先烈是怎樣的繁多，怪不得梁任公先生說：『晚明風節之盛冠前史。』而其友陳伯陶又言『明季士大夫敦尚節義，死事之烈，爲前史所未有，

盛矣哉！』（均見粵東遺民錄）當時抵抗最劇烈的，東南方面爲浙東；西南方面爲兩粵，湘贛也不會落後，這與金源蒙古入寇時，漢族向東南西南遷移是有很大關係，應當讓優生學者去討論，現在且不必在這裏細說。

起先異族統治者，因他們入主中國未久，形勢尙不大穩固，唯恐這些忠臣義士的事跡，留在漢族腦筋裏，要激動我們的民族情感，起來對他們反抗，所以再三遏抑，恨不得把這些人的事跡或至連他們的姓名，抹拭得乾乾淨淨，不留一絲痕跡於宇宙之間。可是丹心碧血搏結出來的人格，是浩然沛然充塞六合，長垂萬古的。劫火燒不燼它，時間的巨流，沖不淡它，區區專制帝王的威力，當然更消滅不了它。到了乾隆末年，反而由清帝下勅，撰述一部勝朝殉國諸臣錄，共十三卷，計予專論者共三十三人，通論者其曰忠烈者共一百二十四人，其曰忠節者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者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者共八百八十二人，其祀忠義祠者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清高宗叫人撰述這部書，雖有若干敦忠礪義的政治作用存乎其間，並非真誠地向漢族悔過。但開頭是那麼苦死地抑制，現在又這麼公開地來表彰；大約是鑒於歷次慘酷的文字獄與對衣冠的苛待之無功，覺悟到民族情感決非嚴刑峻法所能壓死；如其一味用高壓政策激成反動而爲將來之患，不如由他們自己來疏導一下的妥當。這就算異族政府向我們投降的表示，也就是我們民族英雄奮鬥的勝利，遺民作家努力的成功。

本書篇幅有限，對於那些與異族艱苦周旋，從事復國運動的志士仁人，如果照上述諸書動輒盈千盈百敘述起來，事實上當然辦不到。現在只把這二十年中比較著名的人物；換言之，即正史和一般野史所曾記述過的人物，加以介紹。全書人數，大概在四百以上，雖然比之陳鼎和清高宗勅撰的書中所言，僅有幾分之幾，但與當時時代有密切關係的都給他們描了一幅畫像，或剪出一個剪影了。至於與時代關係不甚密切的，如國亡後以遺民生活方

式而存在的學者、文人、高人、隱士，以及懼遭亂兵之辱及其他相似關係而慷慨自盡的烈婦貞女等，只好暫時放下不表。

閒話不必多說，下面便是正文。

第一章 揚州的失守與南京的陷落

滿洲入關，沿途所至，皆言惟欲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並不利明之社稷，故北方各省，見清兵一到，即行開城歡迎，毫不抵抗，所以北方很快的便歸入清人的版圖了。至於東南，福王初立之時，清人尙加以承認。其檄文所謂「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及其北方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又想到南方，便又援引春秋之義：故君死未葬，擅自立君爲福王君臣罪，舉兵南下了。自此以後，中國東南與西南便展開了壯烈的抵抗，民族英雄殞首捐軀，破家滿族者，踵趾相接，成爲本書敘述的主題。現在第一位所欲介紹者便是殉國揚州的史可法。

宋朝亡國的時候，出了一位文天祥，明朝亡國的時候，又出了一位史可法。他兩人官階差不多大小，事業一樣的奇偉，死節也一般的悲壯，雖然明末像文天祥的人並不止史可法一位，並且比史可法更偉大的還有，但因爲他死得時代早了一點，一般社會遂以文史相提並論。他的文才並不算高，將略更非所長，但身騎箕尾，氣壯河山，首先在晚明民族鬥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我們即稱之爲文天祥第二，他也是受之而無愧的了。

史可法，字道鄰，大興人。青年時代受知於左光斗。這是明熹宗朝攻擊大璫魏忠賢，而被慘害的六君子之一